

社會科學基礎叢書之一

社會連貫主義概論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549.2
377
2

社會責任主義概論

陳振鷺著

1933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A. 233046

社會科學基礎叢書序

近代世界進化，有一顯著之特徵，為科學文化之發展。歐洲於百年以前，其人民程度，社會狀態，與我相較，實無差異。然而，近百年來，歐人因科學文化之發展，無論其社會狀態，人民生活，均已具有長足之進步，較我落後的中國，其進退盛衰，程度之判，幾如天淵。本此人類進化的原則，中國如欲脫此落後的狀態，自躋於真正平等的地位，唯有努力於科學文化之發展。不幸，中國過去之社會運動者，政治改造家，均未注意及此；亟於圖功，忽於其本，以致形式上之發展，失其附托之基礎，人民智識程度，與政治社會體制，遂呈相去萬里之隙痕，背道而馳之危機！

目前國事雖在變亂之中，然正改造建設之良機。此時吾人最大之

工作，首在充實建設之能力，與灌輸民衆健全之智識；俾今後政治社會之進展，能與人民程度之進步，並駕而齊驅。目前社會之新問題，既非情感的衝動，所能有濟；亦非傳習的淺說，所可解決！社會改建，乃一繁重精細之工作；失諸毫釐，即可差以千里。以言政治，則首在當局對於政治制度，有適當的決擇，對於政治組織，有精審的規劃；同時，人民方面，亦須有最不可少的政治智識，以及運用政治之實際能力。言法治，則首在能編訂合於民族特性，適於社會需要，順乎世界潮流之法典；同時人民亦當有了解法律之必要常識。言民生，則復須有妥善有效的方案，以謀生產之發展，分配之合理。而民衆尤需有謀生圖存必要的智識與技能，故此時吾人之責任，首應博考周咨，窮究精研，以求精博可靠之智識，應付目前新生之現象，解決目前新起之問題。此種工作，固甚艱苦而遲緩；

吾人卻不能因其艱苦遲緩而忽視。過去政治社會之改造運動，所以未見功效者，即因忽此所致也。

日本維新以後，早已注意及此，即於科學上做基本工夫，故有今日之發展，今日之強盛。日本民族固有之文化，雖其落後，然而現在西洋一切名貴之科學巨著，以及最新出版界之權威作品，均有譯本。其猛進勇往之精神，實深值吾人之猛省與借鑑。

本會同人，不自量力，意欲本其愚公移山之精誠，負起發展文化之重任。爰於最近期間，有社會科學基礎叢書之編著，冀以簡要忠實淺顯之文字，以示民衆進展之徑途。尙祈海內賢達，多予匡助；豈僅本會之幸，抑亦民族之福也！

章淵若。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例言

- 一 本叢書之編輯，以簡明普通為原則，極合於初學者之參考，而對於特殊部份，有關社會科學基礎者，亦稍稍論及。
- 二 本叢書內容分社會科學通論，外交，社會，政治，經濟，教育六種，每種各數冊，編著者多為滬上各大學之教授。
- 三 本叢書共二集，每集計十二冊。
- 四 同人等能力薄弱，而對於服務社會之志，未敢稍落人後，海內外明達，幸進而教之。
- 五 本叢書之出版，蒙大東書局同人策畫極多，敬書數語，藉誌謝忱。

中國社會科學會二十一年十二月，一。

社會連責主義概論目次

- 第一章 導言
- 第二章 十八世紀以來歐洲人的錯誤思想
- 第三章 社會連責主義的擡頭
- 第四章 社會連責主義的真髓
- 第五章 社會連責主義之自然性
- 第六章 社會連責主義之平等性
- 第七章 社會連責主義之非戰性
- 第八章 社會連責主義與世界和平

社會連責主義概論

第一章 導言

今日的世界，只是一個騙局。強者欺騙弱者，富者欺騙貧者，所謂「爾詐我虞」，已成了人類中司空見慣之行爲。推原禍始，不過是利己主義（Egoisme）在其間作祟而已。

宇宙是一個大家庭，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休戚相關，榮枯相繫，互助則存，相殘則亡。利己主義之結局，不過同歸於盡而已！

魯易柏郎（Louis Blanc）曾經說過：

「有某工廠主人招工，同時有三人欲就工作者。廠主問第一人說，你的工資需要多少？第一人答，我有一妻及兩兒，每日需

要三法郎纔够。問第二人說，你要多少？他答說，我有一妻及一兒，要二法郎半。又問第三人，他答說，我係獨身生活，二法郎就夠。廠主說，我就雇你罷。以後他和這個工人相處甚相得，但不久，有第四人至，廠主見其身體較前者強，又捨第三人而雇第四人，且常想減少其工資。」

資本家獨占生產工具，拿利己主義來指揮、轉動、運用這些工具，自然會迫得無產階級無地容身，淪為奴隸。但是如再回想馬克斯階級鬥爭，工人起而撲滅資本家之說，那麼，資本階級也有上斷頭台或屍橫原野的一日。豈不是相殘、相殺，預備同歸於盡嗎？

從前中國一個才子說：「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話充滿了同情，充滿了互助，充滿了博愛。不長進的人類，到如今還是不曾領會到這種真理，你說這是文明的世

界麼？簡直是糊塗、曖昧、黑暗！不然，何以把這同情的、互助的、博愛的真理，一手遮蔽無遺？

在這人類相殘的局面之下，是「拼個你死我活」，是「人相食」，甚至還要「率獸食人」。譬如資本家之利用猛烈如老虎似的機器來吞嚙勞動者的生命，就是一個例子。縱覽史乘，我們覺得過去時代的人類行動——例如酋長時代之劫掠、殺伐，封建時代列侯之爭城、奪地，固把人類同根的淵源抹煞了；橫看世界，各國之間，攻弱兼味，各國之內，弱肉強食，這又何嘗把人類同根的淵源認清？無怪今日的世界是一個爾詐我虞的騙局，是一個互相殘殺的屠場，沒有人肯把連責背心（*Le billet de la solidarité*）穿起，手牽手的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們本是同根生」。

不過，同情是人類的本性，互助是人類的義務。握手時總要說一

辭Solidarity字典中所有，嫉忌、妬恨、仇怨、敵人、殺伐等字樣，都是戕賊人性的，都是使人類缺德的，都是使社會糾紛的、騷亂的，都是打斷人與人間，社會與社會間，國與國間的紐帶關係，都是要消滅人類社會根本存立的要件——連貫性（Solidarity）的。我們總不當違反人性，總不能無惻隱之心，總不能無同情之念。所以，不能不把表示人類劣點的嫉忌、妬恨、仇怨、敵人、殺伐等等的入類行動，謀一根本取消之法。要做到這一層，只有大家追悔人類的前非，追認人類存立的連貫性而已！

第二章 十八世紀以來歐洲人的錯誤思想

在十八世紀以前，歐洲的經濟思想，政治思想，最占有力量的，是所謂重商主義。這種主義之特色在認定商人國家之觀念，以為國家是一個大商人。要使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有了有利的差額，強的差額，必定要有一種干涉政策，管束人民之行動，不能讓其自由。所以，在那時代，政府的統制力量，過度發展，馴至干涉政策，盲目做去，人民一舉一動，都在於不自由之列。到此時，干涉政治變為暴虐政治，統制力量變為壓迫工具，重商主義鐵腕之下，人民只有呻吟，嘆息、怨聲、罵聲。本來為維持、促進、發展一國商業、政治、經濟的工具之干涉政策，至是乃變為當時政治改進，經濟發展，社會進化之阻力、枷鎖、鐐了。

中國古語所謂「物極必返」，「剝極必復」，這兩句話恰好可以在此應用，觀察歐洲當時人心、思想、行動之變遷。這時候所引起的反動是什麼？是一種與干涉主義相反之自由主義。所謂「讓他做 (Laissez-faire) 罷」，「讓他過 (Laissez-passer) 罷」，這種放任政策，就是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就是牠的特徵，也可以說就是牠的內容。

當時自由主義的潮流，分兩大股奔騰：一在歐洲大陸奔騰，一在英吉利奔騰。前者就是法國的重農主義，後者就是英國的斯密主義。這兩派的言論，同是歸結到自由主義上去，但是他們的經濟技術，却各不同，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兩派所取達到經濟自由的方法不相同，但目標是相同的，可謂之為殊途同歸。

由重農主義及法國政治革命，並斯密主義及英國產業革命，合而

觀之，可以看出十八世紀以來歐洲人心，思想之趨向，舉動行爲之準則。這時，一般人都醉心於個人利益（*Interet Personnel*）與人權（*Droit del'homme*），把重商主義的干涉聲浪變爲自由主義的放任空氣，瀰漫着，籠罩着全歐洲，剛開一個十八世紀以來的新局面。以下就是當時的兩股大潮流：

一 個人利益

亞丹斯密學說之精髓爲分工論。據他說，勞動的質比牠的量，更加重要，欲使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當多注重於勞動之質的方面去改良，這就是說，要施用分工制度。惟有分工，纔能使勞動效能增進，纔能使生產量增加，纔能使國富增殖，使社會繁榮，人民康樂。分工要分得精細，自然要另有條件。這可分爲二種：一是市場擴

張；一是資本豐厚。前一個條件是說銷路擴張，生產品可找到消費者，生產不虞停滯，分工乃可以毫無阻礙。後一個條件是說，資本集積，至於巨額，可以充生產者及工人的維持費，可以充購買機械的設備費，並可以充購買原料的費用。後一個條件要實現，必定要靠經濟自由政策。因為斯密承認勞力及資本的使用，當得其自由。無論在於何時，在於何地，都不能仰望政府，只有各個人爲着改善他們個人的環境，纔肯不斷的，繼續的，恆常的努力——努力使資本有所構成，有所積集。所以，個人利益是經濟自由政策的靈魂。

再就儲蓄來說，儲蓄大小是隨各個人的利潤大小而定的；利潤大小又是隨生產費大小而定的。如果一個國家中各個人對於資本及勞力的使用，能在於最能生產價值的形式下而使用，那麼，一國的儲

蓄，自然大大的增加。然而要使任何時代對於勞力及資本之使用，都能以最大的可能，增加利潤，這事就不是依靠政府干涉所能收得功績，只有着眼於個人，在個人的自利心上為之研究，在個人常思改良其環境的希望上為之研究。

個人自己指導他們各人的資本與勞力之使用，雖不能無誤，然以個人的地位，自己指導自己，牠的優點，當然不是政治家或立法者的指導，所能望及。因為個人的勞力與資本之使用，如果一任政治家及立法者指揮，則不但由於無益的顧慮，會變成一種阻礙；而由於外行，亦會發生莫大的危險。所以，任之個人自由，乃是經濟指導之最高原則。同時，隨個人利益之精密計算，經濟原則得以運行無阻，經濟界得以繁榮燦爛，全社會得被其恩澤，人民倉廩實而衣食足。

然而個人利益說，有利有弊。利的方面，可以使各個人獨立自尊，不至依賴他人；弊的方面，可以使人營私肥己，欺壓弱小，賊害羣衆。自此說一出，演爲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種制度，只見利己之徒，多財善賈，長袖善舞，振振有詞的主張個人利益，發展個人慾望，社會不顧也，人羣不顧也，見金不見人，唯物不唯心，舉所謂人情、道義、博愛善德，都拋之九霄雲外，說是由於人性不良，不是學說思想之過，未嘗沒有一偏之見；然而推其波而助其瀾的，仍未嘗不是個人利益說之過失。

英國產業革命後的經濟組織，大家衆口同聲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自由主義的經濟組織，是個人主義的經濟組織。這種經濟組織，論其動力，在於利己心，在於個人利益。承認個人爲自利心驅使，爲自己利益打算，要使競爭結果得着勝利，必然地會努力用

最經濟的方法，節省資本、原料、勞力，但這種自由競爭之產業制度，叫弱者與強者相競，無異於使羔羊與猛虎角鬪，前者必為後者所吞噬無疑。所以，充滿斯密主義的英國產業革命後之經濟制度，是循優勝劣敗之公例，強者雄踞，弱者慘敗。資產階級得意鳴高，無產階級垂頭喪氣，財富分配不均，愁慘的科學（Dismal science），由此喊出。

二 人權宣言 (La déclaration de droit de l'homme)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所用以號召平民的是自由、平等、博愛，至今法國各學校、宮殿、博物院、先賢祠、馴至貨幣、玩物上，都還刻着自由、平等、博愛的字樣。但是思想常潛伏於人心，尤其是不正確的思想常潛伏於人心的深處，不克使全人類的自由，各人

共有的平等，人人皆具的博愛，有了實現的機會。

法國的人權宣言就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假面具之後，露出了反對真自由、真平等、真博愛的原形。這其間，我們所欲說的就是人權宣言中之個人利益問題。該宣言要點如下：

第一條說：

「人於出生及生存，有自由平等的權利，除公共利益外，不得有不平等的處置」。

第二條說：

「一切政治結合的目的，在於保持個人的天賦不可讓之權利，如自由所有權安全之手段對於壓制之反抗是」。

第十一條說：

「思想及意見之自由交換，是人之最貴重權利中之一。故各公

民依法律所定，得自由言論、著述及出版。但對於濫用自由者，負法律上之責任」。

第十六條說：

「不安固社會的權利保障，且不確定權力的分立，其社會非為有憲法的」。

第十七條說：

「所有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故非由法律認為公的必要且與以相當的賠償者，不得奪其所有權」。

以上各條的規定，都是本於個人自由，個人權利而立言，就是有說及公共利益，也是不認國家；就是有說及社會，也認為是個人存在的手段。換一句話說，當時在自由思想瀰漫之中，個人權利觀念，極度發展，凡是提議個人自由，私人權利者，都是受人百般歡迎

。人權宣言是革命的產物，當然免不了受當時一般人歡迎的心理之映照，規定些合乎時代要求的文句，本是無足深責的。但是這種宣言，以後就成自由主義的聖典，以後法國的憲法，以及其他歐洲各國的憲法，都受此人權宣言的影響，採用了尊重個人自由、所有權等的精神，做爲立法之基本觀念。

與法國人權宣言可以相提並論的，是美國諸州的權利宣言及英國之權利請願。牠們都是從一鼻孔出氣，保護個人私益，忽視社會公益。

法國人權宣言發表後，被個人自由主義者奉爲金科玉律不待說，被各國視爲聖典尤爲顯著。譬如一八五〇年普魯士憲法，一八六七年奧大利憲法以及巴爾幹半島幾個新興國家的憲法，都列舉人權而規定之，就是顯例。

人權宣言，本是從個人自由主義，個人利益觀念中薰陶出來，烘托出來的，牠雖法術靈巧，也在各國憲法上去顯牠的精神，弄牠的把戲，但牠那種尊重個人，輕視社會，忽略大眾全體的利益，終是要在實際上受人非議的。法國革命，不能不算是轟轟烈烈的壯舉，但牠被人非議說，只為有產階級造福，只走到半途，未能澈底解放全人類，就是因為牠的動機與行動，與個人自由及個人利益觀念，太勾結的厲害了。

第三章 社會連責主義的擡頭

十八世紀以後，直至現在，整個的世界，都被個人主義的火燄燃燒。人相妬，人相爭，人相殺，人相食，到處演出人面獸心的怪劇。社會連責主義者看不慣此種現象，於是獨豎一幟，大聲疾呼，既罵個人主義梟張之怪傑，復倡大家共存之仁聲。這種同情於正義、公道、平等之說，是人類應有之共鳴，其潛伏於人心的深處，本是與生俱來的。只可惜個人主義的社會組織，造成了重心力量，形成了風俗、習慣，把這潛伏於人心深處的惻隱之心，同情之念，全部的或大部分的消滅了。

但社會力量雖然支配了人心思想，而人心思想亦有互數千百年而不變的。雖然社會組織變更了，而這種人心思想，仍舊不變。例如

「公平」之念，自希臘雅里斯多德以迄今日，都未消滅，不過古今關於公平之標準，解釋各有不同而已。

社會連責主義是要求公平的，所以亦可於人類之同情心、惻隱心、道德心中求其淵源。若如是以求之，則連責主義可謂是人心中的潛物，本來有之，不過受社會上不正當的組織、風俗、習慣、制度等人心外圍之環境支配着，拘束着，壓抑着，遂至退縮而自隱於明淨無塵之心的境界，保其幽光，存其潛熱耳。每當人身外圍的制度、組織、風習有可訾議，發生腐惡之時，此幽光潛熱，即頻頻由人之心內，發亮生輝，揚仁言，播義聲，出來指示人類應走之康莊大道。所以，言連責意識之存在，其涉遠為與圓顛方趾的人類，同時降生。

十八世紀以來之個人主義，實是抹煞與人類同時降生之同情心、

惻隱心、道德心、互助本能、連責意識。故當其開始梟張、發狂之時，卽有聖哲，自其明淨無塵之心的境界，放出幽光，發出潛熱，冀以照妖鏡使個人主義的鬼影斂跡，以犧牲精神與熱血，燒開個人主義的冷酷世界，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先祖聖西蒙 (St. Simon) 及聖西蒙門徒 (St. Simonien)。 (註一)

聖西蒙出自貴冑，而對於財產，棄之如遺。悲天憫人，自少卽有改革社會之偉大思想。當時法國之政治革命與英國之產業革命，都是乘着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呱呱墮地。在歐洲生此怪物，自然無異於洪水猛獸，人各自私，人相剝削，慘局一開，仁聲遠矣。聖西蒙不能滿意於當時之社會，自然指斥遊食階級，冀現出一個平等的

(註一) 參考 Joseph Rambaud 所著 *Histoire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s*, livre IV, chap III。

，合理的社會組織，畢生努力，以底於亡。

聖西蒙死後，他的門徒，私淑聖西蒙思想，構成聖西蒙學派（*École Saint-Simonien*）。此學派之主要領袖為昂鳳丹（*Enfantin*）及巴查爾（*Bazard*）等。昂鳳丹係是工藝學校（*L'École Polytechnique*）的教師，待聖西蒙死後，他與其他聖西蒙門徒，私淑聖西蒙學說，最為熱心，就創成一個學院。這個學院的院長就是昂鳳丹。學院內的學生，互以兄弟相待，友愛和好。各人為表示聯合相助之義，各穿一件背後扣鈕的背心。意謂這種背心鈕扣不在前而在後，每一人穿時，都需要其他一兄弟之助，始能扣住。這種背心就叫做連責背心（*Le gilet de solidarité*）。這時候，連責主義之擡頭，已經無可諱言。自此而後，聖西蒙門徒雖有被逐之事，聖西蒙學派雖被解散，但是社會主義，連責主義，已由漸露頭角而至於大出風頭。

迄至今日，法蘭西學者，特以社會連責主義見稱於世，其淵源當求之於聖西蒙及其門徒之中。當代法國經濟學家季特（Charles Gide），可謂是社會連責主義之健將。其他法國學者如波爾喬亞（Leo Borgeois）（註一）及波格萊（O. Boule），亦都是社會連責主義的名師。所以，在於法國，今日各家的思想，雖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而總其根源，握其中樞，社會連責主義，要算是一股大潮流。激盪於法蘭西全境，奔騰於賽納、羅亞爾、加龍納、羅爾納諸河之間。

（註一）參考 Charles Gide 所著 Histoire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 livre, IV, chpt, II.

第四章 社會連責主義的真髓

穿着連責背心的弟兄們，同艱苦，同安樂，共難共福，共存共榮，不贊成畸形發展，不喜見偏枯狀態，不爲我，不自私，不自利，雖欲有我，而亦有大家，雖欲自助，而亦應助人，勇於負義務而節於且薄於享受福利。

社會連責主義所以異於利己主義者，在於不以私心而謀自利，乃以公心而謀共利；所以異於個人主義者，在於不因個人而害社會，乃欲各人爲大家，而大家亦爲各個人。所以人自呱呱墜地，無論在那方面，縱的或橫的，都應當勇於負義任事。遊手好閒，坐食不勞，是爲社會的敗類，人羣的蠹賊。

就縱的方面言，吾人生命之一切，來自祖先，傳之後世。時間上

早有連帶關係。法國大革命，誰不曰是忽然之間爆發的，然而細察之，熟思之，其時一切之思潮與行動，政治與社會，在在都是與革命以前之人心事物發生連帶關係，此連責定律（*La loi de solidarité*）在時間上之支配，所以至爲明顯。再就與吾人有切身關係之衣、食、住、行言之，吾人日常所用之糧食菜肉，乃是動植物種類經人類中先知先覺者之努力改進，使之繁殖，使之再生產，纔有今日之富庶與佳美；吾人日常藉以蔽風雨，禦烈日，却寒威者，爲衣服與房屋。然此蔽障工具，乃是吾人祖先努力於紡織裁縫，勤事於土木磚瓦，始有今日之絲綢毛氈，美輪美奐；吾人日常所行之路，所乘之車，不知在先人建築此路，製造此車之時，費了多少辛勞，流了多少苦汗，而橋梁之建築，隧道之鑿開，火車之駕駛，輪船之開行，飛機之飛翔，更不知犧牲了多少人之生命，吾人纔有今日之享受。

至於語言、文學、科學、美術等等，先人創之，今人習之，凡吾所享受者，無一不包含有先人之汗與血，歷經人類長期的奮鬥，以底於今日之盛。此乃吾人之「繼往」，與祖先有連帶關係，受連責定律之支配者也。但照同例，依同理，吾人亦負有「開來」之責。後一代或後數代之人類，其衣、食、住、行、語言、文字、科學、美術以及一切生活上之改進，都根源於現在。各代綿續，藕繫絲連，紐帶關係，無時鬆懈，此又是連責定律之支配於其間。

就橫的方面言，社會上無論是平民、小百姓，或是貴族、大人先生們，都是互相影響的。大人先生們的錯誤，可以使小百姓痛苦；小百姓們之無知與痛苦，也可以使大人先生們煩惱，並不能說小百姓們永遠是遭冤的，大人先生們永遠是有天福的，好像二者的利害不相牽涉一樣。我們很可以肯定的說，貧人的貧窮苦痛，就是富人

的大劫運，他們是一羣衆多的民衆，圍繞於富人之旁，他們的慘痛，就是社會擾亂的導火綫，他們的呻吟，就無異對富人送輓歌，社會中任何份子，都是相互牽涉，相互關係，互相依靠，互相贊助。大如一座房子，是許多木工、鐵工、瓦匠、玻璃工人、油漆工人、伐木的樵夫、運木的搬運夫、鍛鐵爐的製造工人等等來幫助而成的；小如一個手錶，也不知經多少開鑽工、鍛冶工、機件製造工、磨擦工、發明科學原理的科學家，共同協力纔底於成的。天地之間，各處自然條件不同，各人智慧之偏向不同，分別努力，各盡所能，湊合起來，則完成事物。所以無論是你是我，凡所享用，雖至一針之微，都是多數人勞動之結晶，享用之者，自不能不追思此多數人之勳勞，而忘却此中之牽涉關係，忘了連責定律之支配乎其間。

今世之人，多醉心於權利，不曰此乃我之固有權利，即曰此乃我

應得之權利。但是與權利對待之義務，則無人肯首先負之。彷彿一個人在社會之中，除爭權利外，沒有他事。社會好像是一所金礦，個人可以隨便向之拔取，貪索苛求，直忘記了社會所給之恩澤。人之原形，本是兩足無翼之動物，所以使之變為人者，乃社會的力量。使無社會之構成，則人各自孤立，老死不相往來，噩噩渾渾，不識不知，既然草昧未開，自然是，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社會之生命，綿延不絕，人類之遺產，日積月累，凡是語言、文字、思想、智識、科學、美術、都非一朝可以成就，但今日無論何人，一經出世，卽有此文化上的利器，可供利用，是已於無形之中，日享受社會之此種遺產，早已取得權利矣。而乃心不滿足，惟恐社會一切財富皆不歸於我一人，於是利慾薰心，財迷大發，壟斷而登，掠取一切，終至構成資產階級，權利階級，坐食階級，對社會

非但毫不盡責，反爲社會發達繁榮之贅疣與桎梏。這其間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社會連責性被資本家蔑視了，毀棄了的緣故。

第五章 社會連責主義之自然性

談自然的先祖，要推希臘大哲雅里斯多德。他以自然爲道德的標準，一切善惡、是非、褒貶、抑揚，都以自然與不自然爲轉移，凡是合於自然的，就是善的、是的、可褒的、可揚的；反之，凡是違乎自然的，就是惡的、非的、可貶的、可抑的。

雅里斯多德之思想，出發於自然。由此發揮，則人類之經濟行動，合於自然的，便爲他所謳歌，違乎自然者，便爲他所鄙棄。換一句話說，就是不勞而獲，在他視之，是不自然的，不公道的。現在且把雅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學中所論之謀生技術（*la Oikonomastique*）（註一）加以研究，俾見雅氏的自然觀之一斑。

（註一）參考 *Christotle* 所著 *Traite de la Politique* 第一卷

何謂謀生技術，雅氏說：「謀生技術即是收穫的技術，即是吾人藉以營謀生活的收穫工具。」（*La Chrematistique c'est l'art d'acquiescer, ce sont les moyens d'acquisition par lesquels on se procure ce qu'il nous faut pour vivre.*）這種謀生工具，據雅氏說，可以有二種，一是合於自然的，一是違反自然的。故可名之曰：

一、自然的謀生技術（*La chrematistique naturelle*）。

二、非自然的謀生技術（*La chrematistique non naturelle*）。

什麼是自然的謀生技術？雅氏之意以為：生存方法，人與獸不同，故人有人的生存方法，獸有獸的生存方法。獸類之謀生方式，係直接採取食物於自然界，以為直接的消費，這乃最自然的表現。人類謀生的方法，最要的亦在於取得食物，故人類之謀生技術，凡與取得食物之方式最接近的，即是最自然的謀生技術。獸類的謀生技

術，最接近於自然，倘若人類的謀生技術與獸類的謀生方法，相差太遠，則將失其自然的意味。雅氏又說：「自然的謀生技術是一種不是無窮的，不是無限的，而是恰與此相反，有了自然的並積極的界石，與他種謀生技術不同之另一種技術。」（*La Chrematistique naturelle est un art qui a la différence de l'autre chrematistique, n'est pas infini, sans limites, mais a, au contraire, des bornes positives et natur. Il est*）由這裏看起來，自然的謀生技術之特徵為：（一）接近於自然；（二）貨幣的積集有限制。自然的謀生技術，所以有：

（1）捕獲——狩獵之謂。凡居於江河湖海之濱者，駕舟拋網，獵取魚蝦為生；或居於山間，射鳥而食，殺野獸充飢，這些都是所謂捕獲。

（2）農業及牧畜——耕種土地，依其生產，以營生活，這固

然是謀生技術；即養畜牛羊，尋覓草場，隨其遷徙，追逐水草，亦是一種謀生技術。因為人們跟隨牛羊遷徙，以營生活，牛羊就無異是他們的活田（*Champ vivant*）。

（3）非營利的交易——交易之所由來，由於人類間有了物過多或過少之故。物的分配既不均，則由人的智慧而來行交易，使得盈虛相劑，得底於平，是乃順乎自然的道理。原始時代，社會的組織非常簡單，本無所謂交易。因為一家之內，自生產而自消費，自給自足，本用不着交易。待到後來，人口滋生，家族繁衍，此家與彼家，對於甲物覺其不足，對於乙物覺其過多，於是交易之事乃起。但這時的交易，多以自然物相交換，其交易的形式，係是以物易物，可謂之物物交易。例如以酒易麥，就是屬於此種的交易。這時的交易，當事者之雙方，除希望換得自然物以充

其直接的需要，滿其急迫的慾望外，本無絲毫牟利的心理，不是想賺錢，亦不是想增殖財產。這種交易，乃是順乎自然的，所以非營利的交易，仍是自然的謀生技術之一種。

什麼是非自然的謀生技術？由以上所說，自然的謀生技術是一種「不是無窮的」，「不是無限的」，而是恰與此相反，「有自然的並積極的界石」，是則與之相逆的非自然的謀生技術，為「無窮的」，「無限的」，「無自然的並積極的界石」，可謂顯而易知。所以，雅氏認定非自然的謀生技術，對於富之取得，不受限制。（註一）這是什麼緣故？因為交易發達以後，貨幣成為易中，雖貨幣最初之職務只在供人類交易上之便利，但是以後則被人利用而成為取得財貨之工具。

（註一）參考 *Aristotele* 所著 *Traite de la politique* 第一卷第三章

貨幣發生之後，人類的謀生技術，大體上是改變了本來的舊面目，新的收穫方法，於是產生，而非自然的謀生技術於是構成了。此處所謂新的收穫方法，就是「買爲再賣」(Achat pour revendre)的交易形式。極古時代，以酒易麥，這是物物交易，只爲着通有無，而非爲着營利。及後貨幣用廣，人乃藉「買爲再賣」的交易形式，恆以一轉手之勞，獲得了許多商業利潤。所以，到了這時，貨幣已不僅爲便利交易的手段，且成爲人類之一種發財工具。這樣一來，非但不順於自然，而且是逆於自然。

非自然的謀生技術，與貨幣之出世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而貨幣出世以後，又供人用爲發財工具，是則非自然的謀生技術與自然的謀生技術之最大差點是：一非營利；一在營利。

總合非自然的謀生技術之諸特徵，加以研究，則非自然的謀生技

術之方式，亦有三種：

(1) 商業——此為營利的商業，與上述非營利的商業，顯然有別。這種商業為「買為再賣」之原形態，乃非自然的謀生技術之主要原素。這種方式，表現之於三方面，成為三種商業，即是水上商業、陸上商業及坐駐商業三者。

(2) 利貸 (Ho Pret a Interet) ——此屬重利盤剝之事，乃非自然的謀生技術中之最不可贊同者，最為人所切齒者。本來貨幣之生，乃所以為便利交易，而利貸之事，則使貨幣捨棄牠的本來目的，使貨幣去生貨幣。天下事之不自然，沒有比這更甚的。怎麼說利貸是貨幣去生貨幣呢？因為利息二字，在法文為 *Interet*，在希臘文為 *τοκος*，而此字又是由牠的動詞 *τοκοειν* 轉變而來。τοκοειν 為「生子」之義，故在利貸之中，被生者與生者同形，這就是利

息爲貨幣生貨幣。本來金銀是不能生子的，今以不能生子之貨幣，使之生子息，豈不是咄咄怪事？收穫方式之不自然，要算這爲最甚。

(3) 勞務承租 (*le louage de service, le louage de travail*) —— 雅氏說，這種方式，即是勞務承租，適用之於機械的技術或不需學習的工作。雅氏所以認此爲非自然的謀生技術，乃因此方式與今日工業界之買爲再賣及以高價再賣以圖利之情形相似。企業家所買的是勞動者之勞動力，招雇此勞動者來廠工作，所以欲賣工廠之製造品，所以企業家購買此勞動商品，是因其欲將此商品在生產品的形式下而再賣之。貨幣之被用於勞務承租，亦與被用於前二者之商業及利貸中相同，爲收穫的方法，亦爲收穫的目的。因爲企業家先付貨幣爲工資，所以希望後日生產品出賣時多收入貨

幣，增殖他以前所有的貨幣額，他之最終目的，即在於此。所以，勞務承租也是非自然的謀生技術。

以上三種非自然的謀生技術中，商業產生商業利潤，勞務承租產生貸金利潤，工業產生工業利潤，都是以增殖貨幣爲目的。換句話說，即是都想致富，都謀致富，所以非自然的謀生技術，亦曰牟利的謀生技術（*La Chrematistique mercantile*）。在這一點上，與物物交易時代之不以牟利爲目的，大不相同，所以是非自然的。

自然的謀生技術之下，由上述，是不在營利，所以，在此方式下而活動之人，不至於剝削他人，這固是最公平的，也是最自然的。反之，非自然的謀生技術，由上述，是在營利，所以，在此方式下而活動之人，與前者不同，他們是剝削他人，損人利己，最不公平，最不自然。因爲在前一種謀生技術的方式下而活動之人，各盡所

能，沒有侵蝕他人之寄生階級；而在非自然的謀生技術方式下面活動之人，則處處自私，步步損人，利己主義，大發特狂，吮吸羣衆之膏血，忘却社會上各份子痛癢相關之連索關係，若言公道，這乃最不公道；若言自然，這乃最不自然。因爲人本同源，形骸相似，精神相依，互助始有社會，互害則無社會，應步步相關，緊緊扣住，不容有絲毫違反人類羣居之性，抹煞人類同情之心。

雅氏以爲自然的就善的，就是可褒的，就是可頌的。這種價值判斷，很有不磨的道理。我們若依社會連責主義而言，牠所欲者是不相侵、不相擾、不相害；相愛、相助、相成。這其間的相依關係，是基於痛癢相關之一念。人存亦存，人亡亦亡，共存共榮，是自然的結果。所以社會連責主義有其自然性，而且這自然性是包含着真理、至善、大公、平等諸特點。本着社會連責主義去做人，能做

一個秉着真理，做到至善，大公無我，不損社會的人，樂則同樂，憂則同憂，只有共鳴，沒有獨歎，這種社會，其連責至切，其構成自然，其組織公平而不偏頗。

第六章 社會連責主義之平等性

天下最不平等之事，是一部分的人，牛馬一般的勞動，他部分的人，坐擁厚資，不耕而食，不勞而獲。一損一益，理不自然，事不平等。蒙達尼（*Michel de Montaigne*）在其不朽之著作 *Essais* 中，曾有一章曰：「一人之益即他人之損」（*Un profite de l'un et le dommage de l'autre*）他並自發揮此思想曰：「利己只能由於損人」（*Un se fait aucun profit qu'au dommage d'autrui*）是則不勞而獲之階級，他的自利，就是損害終日勞動的階級之利益，至為不可遮掩之事。蒙達尼又說：「物理學家認為一物之產生，養成，增大，皆由於他物之變化或腐爛而來」（*Les physiciens tiennent que la naissance, nourissement et augmentation de chaque chose est l'alternation et corruption d'une autre*）

。所以社會中某一階級不勞而獲，且增大其財富者，必至使他階級破落、衰敗、頹喪、憔悴，不堪設想，不勝可憐！

這種不勞而獲階級，這種不平等之事，我們還不能說得透澈，要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斯來說。馬氏指示吾人說，資本之構成，雖由於貨幣，然在貨幣經濟時代，亦有資本與非資本之分。在何種情形之下，貨幣不構成資本乎？在何種情形之下，貨幣又必構成資本乎？馬氏之說明大略如下：

如果以 G (Gold) 代表貨幣，以 W (Ware) 代表商品，則 $G \text{---} W$ 表示買進，即是說，以貨幣購買商品； $W \text{---} G$ 表示賣出，即是說，以商品售得貨幣。現在若將此二個公式，分別先後，聯成爲二個比較複雜的公式，就可得另二個公式如下：

$$G \text{---} W \text{---} G \text{---} W$$

$P) G - W - Q$

此二公式，就其形式說，牠們是不相同的；就其意義說，牠們也是不相同的。因此，牠們所代表的事實，也各有差異。這種差異怎樣？就是 $M - Q - M$ 因欲買進而始賣出，即是先出售自己之商品，而以售得之貨幣，購買其他商品；而 $Q - M - Q$ 乃因欲賣出而始買進，即是先以貨幣購買商品，再將此商品出售而得貨幣，這是二者不同之第一點。 $M - Q - M$ 始於出售，終於購買；而 $Q - M - Q$ 則始於購買，終於出售，這是二者不同之第二點。 $M - Q - M$ 之始點為商品，目的亦在商品；而 $Q - M - Q$ 之始點為貨幣，目的亦在貨幣，這是二者不同之第三點。 $M - Q - M$ 是以消費為目的，故這個公式，不再繼續，不再重演；而 $Q - M - Q$ 是以流通為目的，故這公式可以繼續重演下去，以至

於無窮，這是二者不同之第四點。 $\frac{Q}{X}$ —— $\frac{Q}{Y}$ 公式內二種商品的價值相等，而 $\frac{Q}{X}$ —— $\frac{Q}{Y}$ 公式內二種貨幣之數量不同，這是二者不同之第五點。因此諸點之不同，所以 $\frac{Q}{X}$ —— $\frac{Q}{Y}$ 公式中之貨幣非資本，而 $\frac{Q}{X}$ —— $\frac{Q}{Y}$ 公式中之貨幣，則已經是變做資本了。

怎麼說 $\frac{Q}{X}$ —— $\frac{Q}{Y}$ 公式中之二種商品的價值相等，而 $\frac{Q}{X}$ —— $\frac{Q}{Y}$ 公式中之二種貨幣的數量必定不相同呢？因為 $\frac{Q}{X}$ —— $\frac{Q}{Y}$ 公式中，第一種商品，對於本人，沒有使用的價值，寧可把牠出售之，而另購買有使用價值之他種商品以代之。且以馬氏價值論為根據，則二物相易，價值必定相等。現在以商品 X 易得貨幣 Q ，則 X 之價值必等於 Q 。再以這貨幣 Q 易得第二種商品 Y ，則 Q 之價值，亦必定等於第二種商品 Y 。這種交換的情形，其形式如下：

$$B \parallel G, G \parallel W, W \parallel W$$

這公式中， B 與 G 等， G 又與 W 等，那麼 B 與 W 相等是屬於必然之理，故 $B \parallel G \parallel W$ 公式中，二種商品之價值，必定相等。所不等者，只是二種商品之使用價值而已。這種公式之成立，亦就是因為有這使用價值不相等的緣故。因為如果這二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亦皆一致，則物主即無需另為交換之勞，那麼，這個公式，終不能成立了。舉例來證明：假使有售出皮鞋一雙，得洋一〇元（ $B \parallel G$ ），又以此售得之一〇元，買進完全相同之另一雙皮鞋（ $G \parallel W$ ），世界上必定沒有此種至愚極蠢之人。必因皮鞋多而無用，對本人無使用價值，故將其售去，另購有用之物，所以此公式之目的，是在於獲得有使用價值之商品而消費之。又如一中國南方人住居北平，家中本貯有米，他對此米，初有使用價值，後這個南方人忽得了

脚氣病，醫生勸其當少吃米而多吃麵，於是這個南方人乃以米售出，易得貨幣，復以貨幣再去買麵粉。這個南方人何以必須爲此交換，就是因爲他對於米，這時已無使用價值，而惟對於麵粉乃有使用價值之故。假使這個南方人不得脚氣病，則麵粉與米，本屬同爲糧食，他自不必以有同一使用價值之物，作此賣出而又買進之勞。但是正因爲此故，這個南方人以米易貨幣，又以貨幣易麵粉，纔是其目的完全在於麵粉對彼之有使用價值，所以他欲買之以供消費。

然 Q — M — Q 公式則不然。前後二種貨幣，並不若在 M — Q — M 公式中之前後二種商品之必屬相同，而是前後二種貨幣之數量，必定不能相等。譬如現在某甲以貨幣一〇〇元買布二疋（ Q — M ），再以此二疋布售洋一〇〇元（ M — Q ），這時， Q 之價值等於 M ， M 之價值等於 Q ，故 Q 與 Q 等，亦卽一〇〇元與一〇〇元等

，其理與 $\text{Q} \text{---} \text{Q}$ 公式相同。但在於 $\text{Q} \text{---} \text{Q}$ 之中，二種商品之使用價值不同，故需先賣後買，而在 $\text{Q} \text{---} \text{Q}$ 公式中，前後二種貨幣之使用價值，決沒有不相同的道理，本來就沒有先賣後買之必要。如果某甲以洋一〇〇元買布二匹，而仍售其洋一〇〇元，某甲雖至愚，必不肯多此一舉。因此之故，在 $\text{Q} \text{---} \text{Q}$ 公式中，前後二種貨幣相比，後者必定大於前者，所以第二個 Q 必定大於第一個 Q 。因為某甲以一〇〇元買進，必以一二〇元賣出，某甲之目的始得達，亦因是 $\text{Q} \text{---} \text{Q}$ 公式始能成立。這樣， $\text{Q} \text{---} \text{Q}$ 公式中之第二個 Q ，當在原有之 Q 外，另加一些東西，即是剩餘價值 (Mehrwert)。

$\text{Q} \text{---} \text{Q}$ 公式中有剩餘價值可玩味，故資本因以構成；資本之循環運動，亦因之得構成三種樣式，表示各種循環運動之進程

。現在且把這三種資本之循環運動述之如下：

第一、商業資本的循環運動——表示這種資本之循環運動者為

$Q \text{---} \text{---} Q$ 公式。這公式中後一個 Q 比前一個 Q 大，故以 Q

表示之。以前例言，這 Q 字額角新加之一撇，即是代表所增之二
 〇元，亦即是馬克斯所謂實現後之剩餘價值。在這裏，與馬氏之
 等價原則，似乎有些衝突，而實不然。因為價值與價格，在事實
 上本不必一致。 $Q \text{---} \text{---} Q$ 公式中之商品，本已有了剩餘價
 值在內，商人購之而轉售與他人，在此買賣之間，獲得剩餘價值
 之一部分而實現之就是。又以前例言之，如商品之費用價格，雖
 僅有九〇元，而商品在完成後，除所費之九〇元外，又生剩餘價
 值三〇元，故商品價值之全部，值一二〇元。生產者實現剩餘價
 值之一部分，例如以一〇〇元之價，售之於人，除其費用價格九

○元之外，尚盈一○元，這就是生產者之剩餘價值。商人以一○元之價，購此含有一二○元價值之商品，而以一二○元轉售於別人，所盈的二○元，亦為剩餘價值之一部分。故剩餘價值在商品完成時，即已包含在內。生產者之出售而得利，商業家之轉售而亦有盈利者，不過實現此已成之剩餘價值，使之化為貨幣而已。所以在 $Q = M - C$ 公式中，商人有剩餘價值可得，即是商人以貨幣購買商品，又以商品易得較多之貨幣。此所多得之貨幣，即是實現剩餘價值而來。所以，在此公式中，商人分享剩餘價值的一部分——雖此商人所分享之一部分的剩餘價值亦生於產業資本循環之中，而商業資本家之分享其一部分，固自屬於事實——已屬無可諱言。

第二、息借資本的循環運動——表示這種資本之循環運動者為

Ω —— Ω 公式，即是金融資本家以貨幣貸出於人，當償還時，在本錢之外，另加利息，所以這個公式中，前後二個 Ω ，其數量之大小不同，即是後一個 Ω 大於前一個 Ω ，故後 Ω 之額角多一撇，所以表示其比前 Ω 大的部分。這種大的部分即是利息，亦是剩餘價值之一部分。這時剩餘價值之來源，與商業資本不同。馬克斯屢說，一切剩餘價值，皆自生產行程中生之。至於出賣與轉售等流通行程，不過實現之而已，非生產之。其他如利息、地租等，亦莫不自掠奪已有之剩餘價值而來，亦非生產之。所以，各種利得之源，都是在於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又都是生於產業資本循環運動的生產行程之中。

第三、產業資本循環運動——這種資本循環運動之進程，馬克

斯把牠分爲三期。由這三期之聯絡，可得產業資本循環運動之全

進程。所以，表示產業資本循環運動之全體者是：

$$G \text{ --- } W \left\{ \begin{array}{l} P_m \\ A \end{array} \right. \dots P \dots W' (W + w) \dots G' (G + g)$$

公式、這個公式之構成，可按產業資本循環運動的進程之三期，分析如下：

$$\text{第一期： } G \text{ --- } W \left\{ \begin{array}{l} P_m \\ A \end{array} \right.$$

此處 G 表示貨幣， W 表示商品， P_m (Produktionsmittel) 表示生產用具與原料， A (Arbeit) 表示勞動力。明此諸點之後，則知此公式所表示之內容是：

資本家以貨幣至商品市場購買生產用具與原料，又至勞動市場購買勞動力。這時，在資本家視之，其買得之生產用具與原料，固是商品；而其所買得之勞動力，亦是商品。(勞動力為商品 *Labor is commodity* 亦幾乎是現在資本家普遍之觀念) 故可總

稱之曰商品，以 Σ 代表之。這時，資本家之貨幣 Q ，叫做「貨幣資本」，待購買商品 Σ 後，則變做「生產資本」了。

第二期： $P \dots P \dots P \dots P \dots P$

此處， Σ 表示生產行程， Σ 表示價值較大之新商品，明白此點後，則知此公式所表示之內容如下：

資本家以購得之商品 Σ 作為生產的消費，中經生產行程變成價值較大之新商品，故 $\Sigma \parallel (\Sigma + \Delta)$ 。此處大 Σ 即原有之 Σ ，小 Δ 則為新增之剩餘價值。所以這個公式，又可寫作 $\Sigma \xrightarrow{P} \Sigma + \Delta$ 。這時，生產資本 Σ ，已成為「商品資本」了。

第三期： $\Sigma + Q$

此處， Q 表示數量較多之貨幣。明此，則知此公式所示之內容

如下：

資本家以所產生之新商品，出售於人，易詞言之，即資本家以商品易得貨幣，而實現其剩餘價值，故 $Q \parallel Q + \Delta Q$ 。此處大 Q 即是原有之貨幣額，小 ΔQ 則為實現剩餘價值而來。所以此公式又可寫作 $V_1 (V_2 + \Delta V_2) \parallel Q (Q + \Delta Q)$ 。這時，商品資本 V_2 又變為一貨幣資本 Q_2 了。

現在將上述產業資本循環運動三期之進程聯接起來，則三期中所各自表示其情形之三個公式，可聯成爲一個公式，以表示產業資本循環運動之全體，即是： $Q - V_1 \dots P \dots V_2 \parallel Q$ 公式。

這個公式，如詳書之，則又爲： $Q - V_1 \left\{ \begin{matrix} P_H \\ A \end{matrix} \dots P \dots V_2 \right\} (V_2 + \Delta V_2) \parallel Q (Q + \Delta Q)$ ，這公式所表示之全事實爲：

資本家以貨幣 Q 購買商品 V_1 ，如生產用具、原料、勞動力等，

造成新商品 ω 。此新商品之價值，大於舊商品 ω ，因為已有剩餘價值在內的緣故。新商品既已造成，資本家又至商品市場出售之，易得較多之貨幣 Ω 。

此公式所表示之事實，若自資本方面而觀察其變化之形態，便是自貨幣資本變而為生產資本，自生產資本變而為商品資本，再自商品資本變而為貨幣資本。若以圖表示之，可得其簡單之形式如下：



此圖中之後一種貨幣資本比前一種貨幣資本較大，其所增大之額，即是表示產業資本循環運動的全體進程之公式 Ω 內所包含之小 ω ，亦即剩餘價值之實現，現在所謂利潤，即不外指此而言。資本獲得此種利潤後，必定將其一部分，加入於資本之內，再至

商品市場去購買商品。等到此商品購得後，又加以生產的消費，使其成爲價值更大之新商品。新商品既經製成，又賣出之，易得數量更多之貨幣額。依此遞推，累演下去，資本可以日增。故產業資本循環運動的公式，遞演下去，可以使資本家之資本增殖不已。

我們看以上馬克斯資本循環運動的公式，顯然知道資本家所得由於剩餘價值，剩餘價值生自剩餘勞動，而剩餘勞動又是勞動者的血汗之榨取，所以資本家以掠奪爲本領，勞動者被榨取，而叫苦連天。世間不平等之事，莫此爲甚！因爲自享樂言之，資本家可以有山珍海錯，高樓大廈，錦繡綾羅，而勞動者則只有半塊麵包，一身破爛的衣服，一間不足以蔽風雨的破房。自勞動供給言之，勞動者竭盡腕力，六月在爐邊打鐵，隆冬在雪裏砍柴，汗滴如雨不以爲苦，

膚凍皮裂不以爲苦，此乃不以勞動自私。礦坑之內，不見日光，空氣惡濁，有礙衛生，然勞動者在地獄下層，不以損及健康而仍大賣氣力，亦未嘗以勞動自私。工廠之中，機器轉動，形勢猛烈，有如老虎，而電力密佈，瓦斯亂燃，有毒質的原料亂堆，都所以使工人旦夕有斷脰折腕之虞，亦時時有觸電中毒之危險，然而勞動者猶不忘己身之職務，冒萬險而工作如常，亦未嘗以勞動自私。勞動者對於人類，誠可謂忠誠備至。世界人類中能對社會有所貢獻者，只有勞動階級。所以勞動者的人格獨高，在歷史上，是永遠值得謳歌，值得欽佩的。反是，若勢饒萬丈的資本家，不勞而食，不動而衣，寄生於勞動階級之上，爲害社會，曷可勝言？

馬克斯是社會病理家，（註一）觀察社會病態，言之至切。資本

（註一）參考孫中山民生主義第一講。

階級不能逃馮氏之筆誅，固已昭示現社會組織之不平等。然此不平等，豈但係馮氏之言，社會連責主義者，亦以此不平等（*Unequalite*）爲遺憾，不能承認其合理。譬如季特教授自己在他的合作論（*Coöperation*）中也說：

「社會上有一種不平等，實在來得太甚，但又與連責的宗旨全不合；所以，以連帶爲標榜的學派亦當然不能加以承認，這却是和社會主義意見一致的地方。一個富人富到極點，一個窮人窮到極點。貧富懸殊的結果，每使他們二人一方面在彼此間既沒有連帶的關係，他方面對社會亦不生休戚之感。從前猶太人的鼻祖 *Abraham* 曾指一條綠沈沈的深淵對隔岸一般守財虜說道：『介於諸君和我們之前，有這條深淵來隔絕，使我們中人不能過河以附諸君的驥尾，使諸君亦不能過河以作我們的伴侶』

——如果貧富之間，確然隔有一條深淵，則雙方不能有連帶的關係，這乃至明顯之事……」又說：

「使人對於社會上共同的歡樂或愁苦可以置之度外，無關痛癢，這乃極壞之事。所以，凡足以助成此等效果的制度或法律，社會連責學派都排斥之……」

雖季特也說：「社會主義主張將社會上各種不平等，一律廢滅，而連帶則必以各份子的紛異（*La diversité*）及不平等為條件」然此不平等寧可視為不相同，視為分工之結果，其最終目的，在求合作；在求協調；在求人與人間關係之和諧，無工人之怨聲、嘆聲、哭聲，亦無資本家之厲聲、咆哮聲、罵聲；在求消滅階級，大家同甘苦，共禍福，均貧富，仍在於求得將來之平等。所以，社會連責主義之平等性，不可磨滅。

再則「人人爲我，我爲人人」(Chacun pour tous, tous pour chacun) (註一)這種合作主義的口號，係由連責主義演譯而來。這種思想，顯然是要消滅今日社會上「人害我，我害人」之慘酷現象。也就是說：「我幫你，你也幫我」成立了「仁」，實現了「愛」。權利與義務對流，「無無義務的權利，亦無無權利的義務」(Egalite Potier 的 L'Internationale 歌中語，原文說……：L'egalite veut d'autre lois: pas de droits sans devoirs, dit-elle. Egalite, pas de devoirs sans droits) 專來享受權利的資本家要打倒，一向只有負義務的勞動者要抬頭，冀於熙攘往來之中，有了連繫，有了結合，有了愛，有了仁，有了均，有了平，毋相離，毋相違，毋相妬，毋相侵，無偏枯發榮，無畸輕畸重，無不平之鳴。如是一來，什麼戾氣、妖氛，都要循影銷形，無惡名恨 (haine anonyme) ，(註二)亦無經濟衝突 (Contradiction

economique)，(註三) 四民一體，四海一家，仁聲丕著，和氣致祥，誰還願不願犧牲，拼命動武？這纔是平等之最後保證。

(註一) 參看 Bodin 及 Bataille 所著 *Elements de Sociologie* 經濟社會學 編第四章第三節第七段 *La Cooperation, école de solidarite*。

(註二) Charles Gide 所著 *La Cooperation* Chap III。

(註三) Proudhon 於 1846 年著 *Le systime des 'contradictions econo- miques*。痛言經濟之矛盾，與 1840 年之 *qu, est ce que la propriete?* 書，同為名著。

第七章 社會連責主義之非戰性

戰爭有縱的、有橫的。國際戰爭，民族交戰，這是橫的戰爭；階級鬥爭，貧富交戰，這是縱的戰爭。但無論是國際戰爭或是社會戰爭，都是由於不平等而起。就前者言，國際上有所謂政治的經濟的不平等條約，就後者言，階級間亦有不平等的勞動契約。不平則鳴，鳴聲一發，小則驚人，大則驚世，且以人聲與礮聲相和，則不平之鳴，非但可以震撼人心，直可以震撼山岳，一切的生命、財產、文化，都會因之斲喪、破壞、消滅。將使人類退化，社會淪亡，這是最不好的現象。古今學者及政治家，砉砉孜孜，講求避免戰爭者，所以無代無之。而宗教家們，尤其祈求和平，朝斯夕斯，午夜默禱，渴望靄雲、仁風、和雨、慈祥之氣。可以說，人類無時無地不

在渴望和平。但是不幸得很，種族偏見，國家主義，資本制度，激起了私心、私益；激起了國際惡感，社會惡感；激起了萬國戰爭，激起了階級鬥爭。

近世以來，帝國主義大出風頭，開疆擴土，征服異邦，凡是力能自強之國，都想攫取殖民地，囊括宇內。英人之「日不沒於其國」之豪語，德人之「德意志超越一切」（註一）的雄心，都是由於帝國主義所構成。爭城奪地，殺氣騰騰，武力侵略之後，繼之以經濟侵略，自殖民政策之進展言，初則「商業隨國旗」，所用者是兵艦，後則「商業隨資本」，（註二）所用者是資力。還有交通政策，各想把全球土地國有化，把牠圈入自國領土主權之內。譬如德國之「三B政策」，（註三）英國之「三C政策」，（註四）美國之「三A政策」，（註五）各該國都是想利用一條大鐵鍊，欲以一國桎梏全世界的行動

。這種錯誤，由於過信國家萬能之故。國家在對外關係上，本是一

（註一）早在 1884 德人 von Hornigk 曾為奧大利部長，已出版一書，題曰 Oesterreich über alles。

（註二）見 Achille Vialate 所著 L'imperialisme économique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endant le dernier demi-siècle, page 6. 原文：Le commerce suit les capitaux。

（註三）德國在戰前想造一條鐵道，聯結 Berlin—Budapest—Bagdad，這叫做三 B 政策。

（註四）英國想造鐵道，聯結 Cape of Good Hope—Cairo—Canton 三處，這叫做三 C 政策。

（註五）美國想用交通政策，聯絡 America—Alaska—Asia，這叫做三 A 政策。

種防兇工具，但是帝國主義者都把牠當做侵略工具。譬如德國李士特（Liess）說：

「常存的國家擁有一種語言，一種文學，一塊廣大而有富源且圍繞完整的領土，一羣衆多的人民，農業、工業、商業、運輸業之相互發達；美術與科學，教育工具及一般的文化，得達到於使物質生產之高等程度。憲法、法律及其他制度對人民保證一種高度的安寧與自由，並維持宗教的感情、道德及利便。簡言之，一切皆要使之達於至善。常存的國家並亦擁有強盛的陸海軍以保其獨立而維護其國外貿易。常存的國家亦對於比較不甚進步的國家當使之發達，並當用其過多之人口及過剩之精神的、物質的資本，以建立殖民地，並創建新國家」。

這種德國學者的氣魄，的確怕人。國家獨立之後還不足，必要再

進一步，用其過剩的人口，過剩的資本，向外發展，殖民擴地，成了國際帝國主義而後已。無怪法國學者論到歐洲大戰，要使預備戰爭，製造戰爭之責任，歸結到李士特身上。

保護主義亦是李士特的名論，但是適當的保護固然很好，而過當的防衛就未必不至於損害他國。這好像法律上之規定個人自衛一般的。正當防衛固然無罪，而防衛過當則不能一例同論。因此，就國際貿易言，連責主義者是不贊成現行的保護主義的。他們的理由是：

因為現在各國所實行的保護貿易主義，將國際上的連帶責任，一刀割斷。而以『各人爲自己』(Osborn Doctrine)做唯一的方針……他們的意見以爲各國應締結商約，建立關稅聯盟，本互相犧牲的精神，以圖公共的——如果就目前說，爲要對抗美國或日本的競爭，先從歐洲各國着手，不妨說是歐洲的——利益，使各國

對於國際的連帶關係，漸生明澈覺悟；然後擴充範圍，再進而圖全球的連帶，方和連責學派的宗旨，可稱符合。

以上是季特教授的話，可見社會連責主義不但反對國際間武力戰爭，也反對國際間的關稅戰爭。這種戰爭，也是國與國間的戰爭，也是橫的戰爭。

至於縱的戰爭，在於近今，也是很可怕的。其損失社會之利益，與橫的戰爭為一樣地可怕。前面說過，國際戰爭是由帝國主義所引起的，此處何妨說，社會戰爭是由資本主義所引起的。帝國主義者以國家為工具，側面向他國侵略，遇到側面的反擊，就轟然一聲，闖開橫的戰局。資本家以資本為工具，向在他下面的無產者壓迫，激起反動，闖開縱的戰局。縱橫交戰——二重的交戰，人類遂無寧日。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社會連責主義者雖亦痛惡富人壓迫窮人

，有產者壓迫無產者之資本主義制度，然對階級鬥爭，則不贊同馬克斯及工團主義者之採用積極政策，並不主張之。何以故呢？因為他們覺得：

：行了階級戰爭以後，每一階級的連帶關係，各必格外鞏固，以便對敵其他階級，這雖是實情，但是一階級的連帶關係愈深，各階級的連帶關係就愈淺。連帶關係竟限於一階級之內，究不能稱為真正的連帶——猶之國際戰爭，每國的人民，無不敵愾同仇，為國効力，連帶關係可說是達到極點，而總其名曰愛國心，然戰爭究不能用為發展國際連帶的方法。

這也是季特的話，他自己以為社會學派及工團主義者雖掛起連帶責任的招牌，但是與他自己所說的連帶責任並不一樣。由此，我們可以說社會連責主義是澈頭澈尾的非戰主義，不但反對、攻擊、國

際上各民族之橫的戰爭；也不贊成、且制止、社會上兩階級之縱的戰爭。由現在到將來，由今日的社會到理想的社會，一以息爭休戰爲本。所以，社會連責主義之非戰性，比任何主義，都要濃厚，都要富有。

戰爭的大害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中國老話說：「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又說：「止戈爲武」。中國民族性，酷愛和平，痛斥戰爭，歷史上本有遺訓。各朝皇帝之窮兵黷武，勞民傷財者，必定受後人的責罵。然而這不是中國人之特性，這是各國人之通性，這是全人類之通性。近如德皇威廉之窮兵黷武，引起世界之公敵，遠如拿破侖之略地侵城，終歸失敗。在於野蠻時代，部落時代，各酋長互爭雄長，糾糾武夫，那裏知道文化、公理。在這時候，大家迫不獲已，執戈持矛，衝鋒陷陣，拼到血流漂杵，染紅了田野郊

原，誰勝誰敗，都是憑着武力強弱，這時也許可以說是強權勝公理，力卽正義。但到以後，文化漸昌明，公理漸顯著，血肉相搏的手戰，不如折衝樽俎的舌戰。於是國與國間，倘遇有事交涉，不必如從前之遣將調兵，立下動員令，儘可不慌不忙，互派使臣，從容解決。千軍萬馬都無用，只憑三寸舌來奏凱旋之功。你說世界無公理，這時已漸漸有了。以外交家代替軍人，總算是比較和平，不至立時毀壞人類之生命、財產、文化的。不過，這個公理，還是比較的，因爲各國未盡撤除武裝，則所謂公理，牠的背景也就可知了。弱國無外交，這話我們耳聆之熟。沒有武力做後盾的國家，也就不要希望外交上得伸公理。譬如說：有飯大家吃，這話何等响亮，但是沒有錢的人就不得吃飯。公理也是一樣。我們儘管可以說公理是大家的，但是沒有武力爲後盾，在今日的局面之下，徒喊公理也是無

用的。所以，直到如今，戰爭的危機，還是難免。當德皇威廉戰敗之後，大家以為公理實能勝強權，從此可以和平了，但其結果還是各國整軍經武，準備戰爭，試觀歐戰以後各國軍備預算之擴增，就可知道。以下是各大國的軍費預算表：

國別	年度	美金元	
	一九二七——二八	一九二八——二九	二九——三〇
美國	六四・六〇・〇〇	六四・七〇・〇〇	七四・〇〇・〇〇
英國	五七・二八〇・〇〇	五二・四六四・〇〇	五七・七五六・〇〇
法國	四一・五四三・〇〇	四七・九二〇・〇〇	五三・二四〇・〇〇
意國	二四・三九・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	二七・六九〇・〇〇
日本	三三・三九・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	二四・九〇・〇〇

在這種狀況之下，誰還敢說，不會再有民族戰爭，國際戰爭，橫的

戰爭？誰還敢說萬國如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誰還敢望友愛的人性，能夠恢復，能夠重伸？

梭列爾 (Sorel) 說：「暴動爲工團主義對世人致敬之最高道德」，（註一）又說：「今日的資本家階級，爲社會的寄生蟲，即彼等僅拱手而衣食於資本之利息及紅利，故彼等不僅遊惰無爲；而其放逸之結果，且流毒於社會。如法國革命前之貴族，即爲無用且有害之動物。吾人今後，當起第二次之法國革命，以征伐此經濟上貴族，即撲滅腐敗的資本家之文明而代以健全的無產階級的文明。吾人與之鬥爭，決不妥協。如與彼等妥協，必感染其腐敗，而自己亦腐敗矣。故吾人當以不妥協之鬥爭，而滅此毒物焉。」（註二）主張縱的戰爭，何等起勁，何等有理，這種直接行動，一以階級意識相感召，這其間誠不無連帶關係。只可惜這一條連索，僅維繫着一階

級的人心。今日資本階級，雖至於日暮途窮之境，但叫他們即時退位，他們還不甘心，倘彼等也以階級意識相號召，作困獸之鬥，則階級戰爭，比國際戰爭，恐怕還要厲害，你說和平，和平於何有？戰爭總是不好的。無論是橫的戰爭，或是縱的戰爭，其要使人類流血，要斲喪生命，要破壞財物，要損毀人類全體共有之文化，這是不待言的。流血固不是人所歡迎的，破壞也還有誰來歡迎？損失也還有誰來歡迎？兵權、武力、鬥爭、殺伐，這在根本上就是壞東西，古人杯酒釋兵權，是很有理由的，解甲歸田，也是很有理由的，息爭、弭戰、止殺，也是人類基於天性之所要求的。必至不得已

（註一）原文：*O'est à la violence que le syndicalisme doit les hautes valeurs morales par lesquelles il apporte le salut au monde moderne.*

（註二）見 *Sorel* 所著 *Re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一書。

，纔訴之戰爭，所以戰爭乃不得不然之犧牲，人類文化如有可貴，應當避免此不得不然之犧牲，不然，人類努力文化之成績將毫無，可謂今日人類的大恥辱。

社會連貫主義所以既不贊成亞丹斯密等自由競爭之說，亦不贊成馬克斯階級鬥爭之說。因為他們所主張的不是為生存而鬥爭（*La lutte pour la vie*），乃是為生存而團結（*L'association pour la vie*）。（註一）

患難同當，幸福同享，人類一體，不要彼此分家，自生閹牆之禍。自他們的胸襟言之，這種胸襟是很開朗的，很豁達的，很大度的。他們有博愛的懷抱，有仁人之心，有和平之念。自始至終，不欲稍動干戈，無論這干戈是橫衝，還是直撞，他們都不贊成。比較其他學派主張要達到幸福及和平目的，預先用競爭或鬥爭手段者，可謂

（註一）參看 Charles Gide 著之 *La coopération*, Chap IV。

有霄壤之別。所以，我在前面說過：社會連貫主義是澈頭澈尾的非戰主義。

第八章 社會連責主義與世界和平

社會上，自從分工制度發達後，各份子的連帶關係，就日益密切。自非洲土人以至歐洲君主，自北美工人以至於中國商人，都是緊地發生關係。其原因可以說是由於近世之種種發明。譬如鐵路，電報、電話，駕河渡峽的鐵橋，穿山過嶺的隧道，縮地通海的運河，走海行洋的輪船，翱翔太空的飛艇，這是近世最得意之發明。自有此發明之後，交通便利，日甚一日，由線的進而為面積的，由面積的再進而為立體的。人類互相接觸之機會日多，關係日益複雜，不但一地有事，萬方皆知，簡直是一地有事，萬方皆受影響，息息相關，休戚、利害、禍福，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似的。今日地圖之上，紅、黑、黃、藍諸線，縱橫交錯，幾將整個地球上面，滿織着

蜘蛛網似的，牽了一絲，動及全網。這種地圖上的縱橫線，好比人身之神經，相互連絡，相互感覺，一處受傷，全身不快，一手摸着天鵝絨，全身舒適。人體各部分之關係如此，地球上各國之關係亦然。國際之間，商業往來，條約訂定，自東而西，自南而北，都是有經濟的帶索，法律的帶索，把各部分聯絡起來。在國際條約上有所謂最惠國條款（*la clause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ée*），這種政治的帶索，尤把各國之利害關係，把持得緊。普通的國際條約，只是一國與一國間發生帶索作用，有了拘束效力，而最惠國條款，則其帶索作用，拘束效力，且可及於第三國，輾轉影響，關係所及之範圍擴大。連帶長伸，絡繫各方，是不啻縮五洲於一室，使各種關係，愈為接近。

因其關係之愈為接近，所以，一國的私害，即是各國的公害。譬

如傳染病，一人患之，多數人會受傳染。一口微痰，若亂吐地上，可使病菌飛散空中，釀成多數人之大害，甚至斃喪多數人之生命。故一人之害，即多數人之害。一人有病，多數人應有同病之感，抱痛癢相關之念，力助病人之恢復健康。人與人間之關係如此，國與國間的關係亦然，一切文化，都是人類共有的產物，倘在一地方有一部分之受損，即是人類全體之損失。所以，各國之間，不可相妬，不可相忌，不可相爭，不可相殺。中國古有「兄弟鬩牆」之戒，西洋亦有「豺狼不自相殘食」(Les loups ne se mangent pas entre eux)之言。猛獸尚知相愛，去其殘忍之心，若謂號稱受着文明恩澤，在動物中進化程度最高之人類，獨無此自殘之戒，與兔死狐悲之念，自會退化而至於野蠻狀態。使其心理劣化，不及他種動物了。

戰爭固不是人人所歡迎的，但當以如何之方法使戰爭終止乎？柯

爾奈 (Cornelle) 曾說：「既無戰士，戰爭自止」(Les combats cessent tant que de combattants) 是否我們要等到戰士都死去纔使戰爭終止呢？還是使戰士解甲歸田，和平化了，以使戰爭終止呢？我們所要的，當然是後者，不是前者。社會連責主義者也是要化干戈爲玉帛，基於和平之念，發出非戰之聲。不但反對武力戰爭，也反對經濟戰爭。歐洲大戰，勞民傷財，這種空前的大屠殺，是軍國主義之產物，和平的社會連責主義不贊成之。歐戰以後，交戰國精疲力竭，無論戰勝戰敗，俱受重大之創傷。各國憬然覺悟，呼籲和平。戰後國際間和平運動之聲浪，喊得响曉，高入雲霄，無非爲此。自德國戰敗後，實武主義一變而爲和平運動。自凡爾賽和約起至凱洛克非戰公約止，全世界的政治家，都注力於弭兵息戰。然而政治與軍事，寧可視爲外皮。戰爭之神經中樞，內在要素，在乎人思想趨向如何？擁護

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則於自利觀念之中，已構成殺人之基本條件。不正其本，不清其源，徒在軍事及政治上塑造一尊和平天使，可謂形具而實無，不啻名存而實亡。大戰以後，國際上軍備減縮之運動，雖如狂潮，洶湧一時，集了各國政治領袖，軍事頭目，開會於名都，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左拉右拖，委屈求全，開了會議，通過了議案，公佈出來。這種議決案果然也未必盡惡。各國在軍縮會議的議決案上是互相限制軍備之擴張，而實際如何呢？豈不是列強仍舊暗裏擴張軍備，預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大屠殺？這就好像從前北洋軍閥時代，中國屢議裁兵，然各將領之地盤觀念，封建思想未盡除，甲軍閥怕自己裁了兵而乙軍閥不裁兵，自己就敵不了乙軍閥；乙軍閥又怕自己裁了兵而丙軍閥不裁兵，自己又敵不了丙軍閥，輾轉相猜，終至各人都不把兵裁，而裁兵之議，付之東流矣。今日列

強開裁軍運動之把戲，不過是和從前中國北洋軍閥籌議裁兵的把戲一樣，說說而已，那裏實行？誰去實行？這種原因，就是在於各國政治家、軍事家、彼此在自私自利的立場，不肯放棄資本主義發達到最後階段之帝國主義，各國貌仁義而行豺狼，戴着一切假面具，遮蓋勃勃的野心，侵略的性格未改，在口頭上喊幾聲「不要再打仗」是沒有用的。不過，如果大家改換了觀念、思想、主義，誠懇地接受社會連責主義來談和平，那麼，就當別論了。

各國在口頭上屢言裁軍，屢言非戰，而實際上還是各國的軍事實力，有增無減，你增一礮艦，我增一水雷，何時得到罷兵弭戰之希望？不過，我們也不必盡都失望。裁軍雖是假的，而各國苦於關稅戰爭，亦不亞於武力戰爭。歐戰停止，兵燹之餘，人亡財散，復興經濟，此乃不可稍緩之救命湯。不幸復繼以關稅戰爭，為時之長，

過於歐戰期間，這好比一種慢性病，頑而難愈，爲害更烈。列強戰戰兢兢，怕得寢食難安，於是也有回心轉意，悔改前非，覺得競爭或鬥爭之終無善果，只有協助、合作、纔有同登壽域之望。要使世界末日不即到來，大家應當平心靜氣，精誠團結，共策大同，一切猜忌之傳統思想，相侵相害之卑鄙手段，都不當再用。所以經濟合作（*La coopération économique*）之空氣，近年由歐洲發出，瀰漫了全地球。現在且看近年歐洲人感覺國際經濟競爭之苦及國際經濟合作之必要如何？

先就「原料」來說：各國或因氣候之懸殊，或因土地肥瘠之不同，或因地層構造之差異，自然條件，各不相同，因此，各國之產生一切原料，亦不相同，且不相等。不論此原料是屬於生物質？是屬於植物性？是屬於動物性？是屬於一種工業之生產品？——某種工

業生產品不是直接被用以作直接消費，而是被用以作他種製造業之原料——各國都是不同的。所以，就原料說，各國間之盈虛消長不同，或感有餘，或感不足，有將原料作國際分配之必要。持此主張者，以分配方法應當是原料多之國家以其原料無償地贈與他國，或特別低價賣與他國。這話未免太過於理想。一九二一年朱尼（*Juni*）教授向國際聯盟建議：「凡某國所出產之原料，除有特別情形外，不得限制或規定妨害其他各國之經濟生活條件或使之處於下等地位」。這是非難禁止原料出口或增加原料出口稅的話，而主張應當使原料在國際上之流通，得其自由。這是比較的可以實行的。一九二七年日內瓦開外交會議，決定一種取消出口貨禁例之國際協約，已有數國加以簽字，或即因此之故。

次就「資本」來說：資本亦與原料相同，各國間之有所不同，多

寡不同，甚不相等。一國資本之構成，與生產力強弱有關，與國民儲蓄心厚薄有關，與經濟開發之遲速亦有關。生產力強者，儲蓄心厚者，經濟開發早者，其資本之積集容易；反是，則屬較難。歐戰以還，因政治之不安定，紙幣之膨脹，雙重課稅之難免，國際間資本流通，大受阻礙。關於政治，關於紙幣，現已漸趨正軌，而雙重課稅，今仍不免。當資本自一國運至他國投資，兩國皆要抽稅，資本受不利的影響極大，無論是資本輸出國或是資本輸入國，均蒙着損失。而後者之損失更大。國際聯盟為要剷除此種資本流通之阻礙，在國聯專門委員會，已立有協約之草案，可望各國之採用。不但此也，且可創立國際清算銀行（*Banque des règlements internationaux*），實行國際記帳貨幣（*Monnaies de compte internationale*），決定各國匯兌率，以促資本在國際上流通之能迅速無阻。農業國家若為改良農業

，擴充農業，而需要資本，則國際銀行可以應其需要，交付資本以供給之。盈虛相劑，資本被公用之效能乃大。

再次就「勞工」來說：其情形亦與前二者相似。有的國家，勞工之供給甚豐，有的國家則極其缺乏。這種不同之情形，可在於失業現象中求之。今日各國，皆患工人失業，或以萬計，或以百萬計，數目之大，直可驚人。失業或由於生產方法之變動，譬如機械之新發明，合理化（Rationalisation）之採用，都會促失業之恐慌；或由於消費情形之變動，譬如一般人嗜好改變，必要消費時髦物品，則用舊法製造之物品失其銷場，製造此物品之工人，其技能不被使用，亦有促失業擴大之危險。此外，失業與人口亦有關。今日國際間，有一種空前之革命，方興未艾，是即歐洲各國人口出生率之變動。約有一代之期間，歐洲有數國人口，減至半數。在某國所低減之數

，約千分之十；在某京城，只五十年間，所低之數，約千分之十至四十五。同時，在於東歐各國，又有增加之數目，增至千分之四者有之。此種人口統計學上之不平等，即是證明各國人口增減之不一致。更加以各國生活程度不同，工資率高低不同，移民之事遂生。此乃自然之趨勢。但有的國家恐本國青年減少，軍備之力減縮，經濟之力減縮，則阻止本國人向外移住；有的國家怕本國工人生活程度之降低，種族之混雜，又阻止外國工人入境。國際勞工之移動，因此受了限制。但在歐洲，關於移民之事，並不如一般人所猜者之危險。最危險者，乃為各國閉關自守，不許希望改善自身境遇之外國工人入境，是乃今日歐洲各國所處困難地位之原因。以更高遠之眼光視之，工人移住，對於被移住之國家，亦屬有利。因為在經濟程序中，工人必能得較高之工資，纔肯移住；而較高的工資，實因

工作之生產力較大之故，所以，對於被移住之國，亦未嘗無經濟的利益。

無論自何方面看之，今日國際間之經濟關係，錯綜複雜，連帶、銜接、密切之關係，不可否認。所以：（一）歐洲聯邦（Les États d'Europe）與（二）關稅休戰（La trêve douanière）之說，聳動各國人士的觀聽。前者是法國白里安所提倡的。白氏起草歐洲聯邦之備忘錄，列舉關於此項計劃之主要問題，為祛除美俄二國之誤會，並在其備忘錄之弁言中說：「該國等之利益，不致與歐洲聯邦利益相衝突，因此項聯合，並無反對任何方面之意旨，惟求與全世界合作，以拯救其自身」該備忘錄共分四章，最後且謂：「歐洲復興之時會，未有如今日之迫切者，其需要亦未有如今日之重大，如能捐除戰後之意見，則新生之歐洲，不久即將除去其往日之負擔。現時歐洲

各國所急需者，即聯合以存在與繁榮。白氏這種建議，雖在德國，亦有民主黨表示相當之贊成。後者是一九二九年第十屆國聯會議時，英法二國代表，鑒於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會議之議決案，並未實行，遂提議關稅休戰。繼由國聯經濟委員會議決於一九三〇年召集此會議。其目的：「在集合各國切實磋商，在此兩三年內，不提高現行之保護稅率，或制定有礙國際貿易之法律。但此種條約，極不願干預各國依據關稅會議之精神，在可能範圍內，自動或出於雙方同意，而減輕其稅率」會議之意，豈不甚佳？獨惜只求自己繁榮，不顧他人利害之狹義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戾氣仍張，餘燄未熄。自從美國新進口稅則生效後，世界各國皆被迫而不得增高關稅，計在歐洲，增高關稅者有十六國，在遠東與南太平洋者有十三個國家與行政區域，在南美者有十六國，多係對美報復之舉動。此種反

動局面，終非人類共同之幸福，欲求共存共榮，只有捐除成見，全世界各國從新改造過來，洗心革面，不要再被個人主義作祟，而堅決悔改地，冠冕堂皇地，打起世界主義的旗幟，招呼衆生，用連帶索練，把他們連在一起。誠如法國 *Corné* 之衆議院議員及前部長得利 (*Adolphe Landry*) 所言：「互全世界有連帶關係以聯絡其經濟利益，是乃無可否認者。譬如中國之商場關閉，則曼徹斯特 (*Manchester*) 頗受影響。即法國之織業或西列西工業家 (*Les industriels alsaciens*)，亦不無關係。所以，各國間應有一種共同組織——誠然，應有一種共同組織，應有一種大同組織，使各國共同去參加，共同去增進利益。在經濟連帶關係密切之今日，美國獨自提高關稅，只顧自己，不顧他人，這是不該的。因為連帶關係裏邊有了共益，美國無須庸人自擾，斤斤於狹義的國家主義，敵意的保護關稅。這

又如郎得利所言：「在歐洲以外之國家，看見歐洲構成聯邦，是否感覺不安？當然不必。因為這種聯邦並無排斥彼等之意，更不使之稍受損失。縱使承認這種運動已引起美國對歐洲在世界市場上及在歐洲境內之競爭，提高關稅壁壘，抵制歐洲貨物進口於美國；縱使歐洲商場由於創造生產之有利條件，漸能成其統一，使歐洲與美國更能有所競爭；此外，縱使歐洲各國彼此互以特惠相許，有他們互相交易之便利，使今日在歐洲與美國間商業之相互性，減了重要，且在同時，歐洲各國接近，而能使歐洲得到解決之妥善辦法；然此種種，對歐洲為正當，對美國亦無損，在美更無所用其惶恐。因為進化之主要結果，為歐洲之繁榮，美國對此，實能引出許多的利益。同時，為得要證明由連帶觀念而生之歐洲聯邦無害於歐洲亦無害於世界起見，郎得利又說：「……世界上各國互相關係，好像一

國內各省互相關係。現今各國內部實現之事為經濟統一；從前所有妨礙貨物流通之壁壘，一切使貿易制度糾紛之阻礙，今都廢除了。故為歐洲聯邦，今日亦應依這意義去做。要表示這種制度所包含的利益，吾人可以做同樣的比較。請看法國統一，則得利益，這乃無可疑之事。以全體觀之，吾人不疑而承認法國各部分在昔互相間隔者，今因聯合，則同時獲益。雖法國有數處常見人口減少，其生產、富的總數，亦或減少；但他的富之平均數，幸福的水準，仍屬增加……（註一）本來經濟力量是存在而分佈於各處的。聯合起來則得「加」的方式，衝突起來只得「減」的方式。相加則增，相減則少，要使全世界的經濟力量，毫不耗費，國際間應當澈底合作

（註一）見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No 432 44 London 所著 *La coopération économique européenne* 文中。

，以收財聚之效。不浪費經濟力，就是不暴殄天物，就是增加人類的福利，就是人類之共榮，就是世界之和平，就是社會連責主義之大成功！

橫的戰爭要想法停止之，還有縱的戰爭也要想法停止之。這就是利用（一）合作制度和（二）租稅制度來消滅階級之裂痕。就前者說，現在是勞務交換（L'échange de services）的世界，什麼人都有用到別人的時候。不幸這種交換，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是不平等的，非相互的。現在的傭工制度，雇主與工人之間，雖然也有了利益交換之事，但這種交換，不以平等及相互為條件，其結果，工人做工雖替雇主賺錢，而雇主做工則不是為工人謀利，這其間就發生了使用與被使用，剝削與被剝削之二個階級了。要使這二個階級消滅，必定要設法使世界上無剝削者，亦無被剝削者；無使用者，

，亦無被使用者。人人爲我，我爲人人，大家都是各做各的工，處於互相平等的關係下而勞動，而享受。達到這種目的，必需有了方法。這方法就是大家一齊有了聯結（*Li Association*），經營合作社。譬如工人們合組起來，經營消費合作社，用最輕便最靈敏的方法，積聚必要的資本，共同合作，實行自己解放自己，亦來解放同輩的結社。這裏邊的奧妙是能廢除利潤，建立平價，向資本階級的陣營內奪回剩餘價值，警告他們以後須自食其力，不要剝削別人，不要再營寄生生活，不要不管人家的痛苦，不要忘記了人類連帶關係的責任心。就後者說，近來國家徵收租稅之學理的根據，也有變遷。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盛倡租稅交易說（*Exchange Theory*），以爲國家保護人民，租稅就是人民對於國家之此種行動所支付的代價。本來個人應自預備其需要，如不自備而由政府舉辦，則其納稅，即止於

此。這種人民對國家的關係之解釋，發達於盛倡人權之時，未始不是自然的產物。十八世紀時代，政治思想家多是信奉個人主義，至十九世紀初葉而大盛。那時租稅交換之見解，確與個人主義相融洽，所以能盛行一時。及後時移世變，個人主義流弊所及，社會之怨聲大起，租稅觀念，爲之轉變，繼租稅交易說偏起者，爲租稅連責說（*Theorie de l'impôt solidarite*），把勞務交易說與保險費說，悉辭而闕之，另外基於社會連帶責任之主義而尋新的租稅根據。此說係以大社會爲前提，國家爲社會之組織，凡屬此社會之份子，皆不能脫離之，換言之，即都有了連帶責任而分擔國家公共費用之義務。所以，郭威（*Carvès*）說：「租稅是國家爲供給民衆利益的費用並國債的負擔，按照國民連責的原則，而向人民徵收之課款」（註一）

「L'impôt est le prelevement que la Souveraineté exige de l'individu, en vertu

du principe de la solidarité nationale, pour subvenir aux dépenses d'intérêt
general et aux charges résultant des dettes de l'Etat.) 依此說，則徵稅基於
 社會意識，既以連帶關係之原理為出發點，縱使個人對於公共經費
 所生之利益，未曾享受，亦不能不負擔。且此負擔，應本諸痛癢相
 關之念，不使貧者負擔過重，一以所能負擔之能力為準。富者應當
 多納稅，貧者可以少納稅，以求犧牲的平等。(註二)現今各國稅
 制所以仇視惰性所得，(註三)着重累進稅之徵課者，以此之故。
 這種實行，要不過使資本家的財富之集積，得以減少，救社會之偏

(註一) *Carwes: cours d'Economie politique, t. IV, No. 267.*

(註二) *Louis Trotsbas: Precis de science et legislation financieres, 214, 215.*

(註三) *Gladstone* 稱不勞而收入為 *lazy income*, 語見 *Plehn: Introduction*

tion to Public finance.

枯，泯階級之裂縫，減少勞動者之不平，俾漸漸達到平等之域。

無論弭戰方法，是縱的，或是橫的，總之，其不欲使人類自相殘殺，自相侵略之宗旨則一；其為個人主義，軍國主義之反響則一；其為吸收社會主義，社會連責主義之原理則一。如果擴充應用，實地運用，使得全人類皆曉然於社會連責主義之真義，景從之，擁護之，則一步一步地，可以將現社會之弊害，逐漸祛除，不會有黷武主義之橫霸，不會有弱小民族之被壓迫；消除了資本家之威儀，減少了勞動者之呻吟；各國不相侵害而相友好，各人不相妬恨而相親愛，彼此互助，有福同享，有患同當，穿着連責背心，攜手而營同工之繭，熙熙攘攘，優遊於和平安樂之天！

最新出版

社會科學叢書

大東書局印行

下列各書，都是實際的觀察，絕非抽象的理論。

- | | | |
|------------|------|-------|
| 現代社會經濟思想問題 | 查士驥譯 | 一册洋八角 |
| 唯物史觀之批評的研究 | 劉天予譯 | 一册洋五角 |
| 馬克思主義評論之評論 | 羅敦偉著 | 一册洋六角 |
| 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 | 張宗文譯 | 一册洋一元 |
| 近世社會主義運動史 | 胡石民譯 | 一册五角半 |
| 社會與其他科學之關係 | 駱笑帆譯 | 一册洋六角 |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社會連責主義概論

△(全一册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陳振鷺

主編者 中國社會科學會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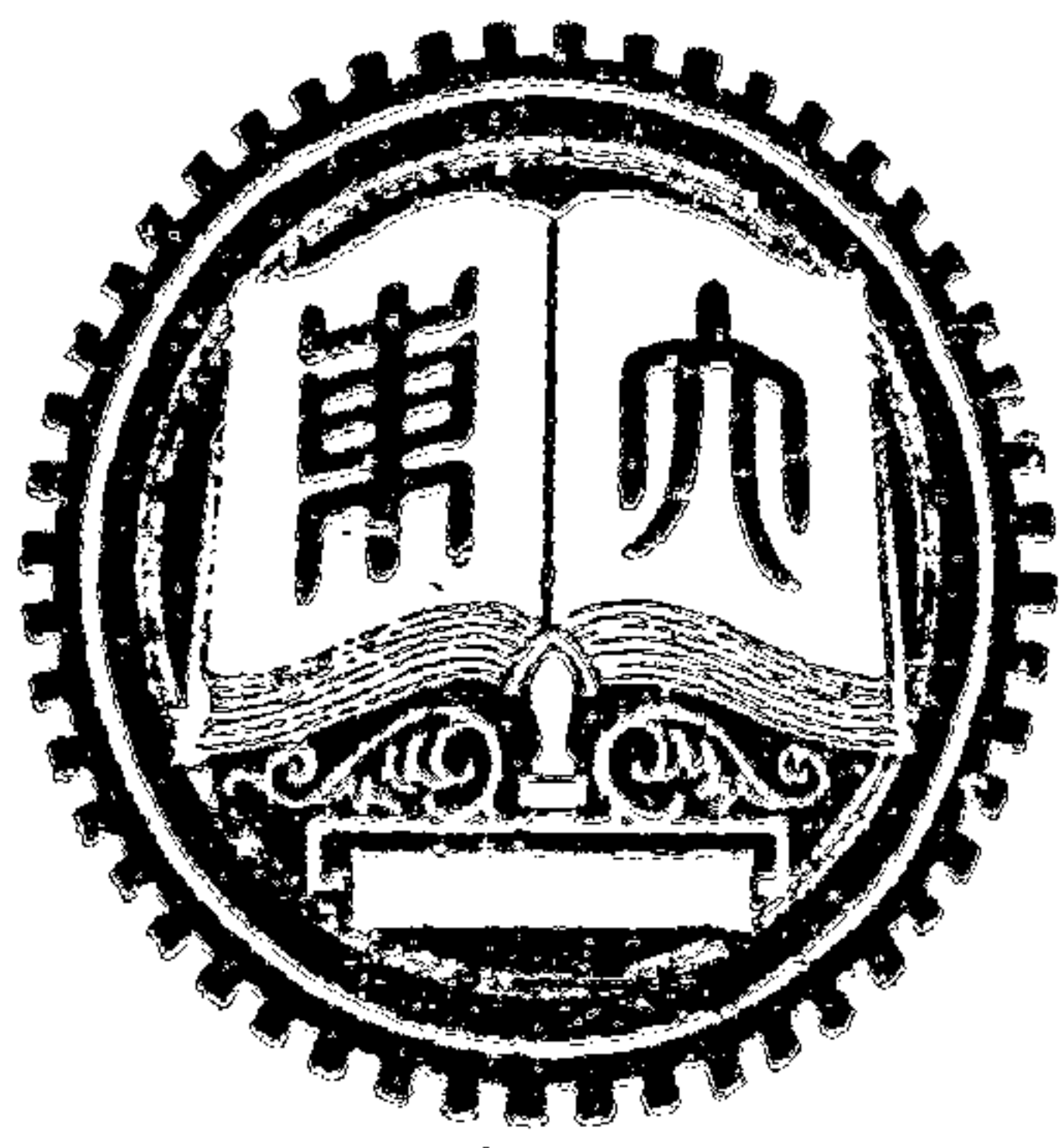
發行所 大東書局

南京 北平 天津 濟南 漢口
開封 長沙 徐州 南昌
梧州 雲南 重慶 汕頭
廈門 杭州 廣州 嘉坡
廣州 哈爾濱 新嘉坡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不准翻印



2
